



新刊增訂的彙易經存疑卷之七



廣東提學同安次崖

林希元

著

同安知縣冊徒中齋

陳文

校正

同安教諭程鄉門生

黃世龍

同安訓導新寧後學

譚文郁

同安訓導長泰後學

蔡壇

邑庠生 男 林有格

邑庠生 孫 林學范

全校

三三雜下

華巳日乃季元亨利貞悔亡

火燃則水乾火滅水也水決則火滅水滅火也故曰水火相息以中下倫序乖矣變際之所由生相滅之禍起於此矣

如唐高宗寵武才人而皇后王氏廢其事可見也

人情習於苟安樂於因循憚於更改當改革之初但見目前之可安紛更之可厭不見聖人更改之深意鮮有不以為害成而病已者及夫更革之後勞事過而逸事來宿弊革而新利興然後民始知向之所以更革者非勞也我逸也非害也我利也不惟無怨嘆之言而且有感德之思矣故曰巳日乃孚鄭子產為政民歌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其政既成民思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此其驗也巳日乃孚以所革之當言也若所革不當有終身不能孚者矣况巳日乎王安石是也

巳日乃孚以理言也示身利貞悔亡以卦言也此卦內離其德為文明外兌其德為和說內文明則能灼乎理而其革也不苟外和悅則能順時勢而其革也不驟故凡所更革皆大通而得其正其悔乃亡

凡革便有悔改革之初人未之信是其悔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說見卦辭下

本義自滅息也又為生息之義依此則息有二義火燃則水乾水決則火滅滅息之義也火燃則水乾水滅而火熾水決則火滅火沒而水存生息之義也

巳日乃孚革而信之

言巳日乃孚者是更革至是而人信之也其源本自巳日來不可以革字當巳日

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革而當是彖傳就卦德上看出此義以釋悔亡之意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便是所革之當也惟所革者當故其悔可亡不然能免於悔乎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天地之運水盡而火代火盡而土代土盡而金代金盡而水代水盡而木又代此氣序改革也而春夏秋冬之四時於是乎成蓋水盡木代於時為春木盡火代於時為夏土盡金代於時為秋金盡水代於時為冬若非氣序更改四時無沿而成也

湯革夏后氏之命而為商武王革有商之命而為周自其形迹觀之有似於爭奪也然夏桀不道天意人心屬在有商商

罪貫盈天意人心屬在有周湯武之革命也是皆上順乎天心而下應乎人望爾非爭奪也非富天下也天地之革與湯武之革命皆不外一時故替其時之大曰大哉時之未至天地聖人不能先時之既至天地聖人不能後大哉時乎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澤中有火只是水息火無火息水之義蓋澤中有火水決則火滅革之象也君子觀革之象而知四時之變也如是於是作曆以明之蓋五氣順布而四時行即七政之循環可以驗之矣君子推日月星辰之運以知其時變以春夏秋冬之時變而紀之於書分天為三百六十五度分度為十二辰以一月當一月分一月為二氣積六氣為一時自寅至辰於時為春而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之變詳著於三春之內

自巳至未於時為夏而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之變  
詳者於三夏之內自申至戌於時為秋而立秋處暑白露秋  
分寒露霜降之變各隨其月而辯焉自亥至丑於時為冬而  
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大寒小寒之變亦各隨其月而辯焉是  
君子之治曆正所以明時而曆書既成之後則人皆可按曆  
而知時矣

治曆明時是一串事與君子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一般不可  
分開講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

初九當革之時若可革也居初則分卑而力無以自振无應  
則勢孤而人莫與為援故未可以有為宜以中順自守而不  
妄動故其象為鞶之用黃牛之革黃中色牛順物故取其象

乃象之占也木義既曰故有此象又曰其占為堅確固守而  
不可以有為是申上文之意不可以又辭為象其占為在外  
象曰鞶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是解鞶用黃牛之革之義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而為文明之主柔順則無遠拂中正則無過  
愆為文明之主是其勢可以革也然變革事之大者必其難  
其慎詳審周密至於思慮信當然後革之則宿弊去而新利  
興弊事除而治功舉故征吉而无咎征謂往革也巳日乃革  
議革之巳日也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行有嘉解征吉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過剛性質過於猛也不中所行過乎中也居離之極火性躁也故曰躁動於革變革事之大者其初也人未之信猶必已日然後孚以躁行之其能濟乎故其征必凶雖正而亦不免於厲然時既當革亦不容於不革矣惟反其所為詳審精密而不傷於躁更革圖謀至於三番言成就則事無苟且道出萬人必孚信而可革矣

革言三就議革之言也謂熟思審處三番言結果成就可為

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言其事已審又將何為猶俗語更何往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四以陽居陰處不當位依其性格所革未免有失當者是有悔也然卦已過中水火之際時既在所當革而剛柔不偏所以施之革者又不緩不急則必能斟酌其可否裁處其事宜而改其失當之弊者矣故其悔可亡然在我雖所當革在人或不我信則亦未可革也故必其革也人我信而不我疑然後從而革之則可以消去日之弊而永收來日之功無紛更之患而有維新之化矣故吉不然政令一出又將疑駭而不信深弊未革而近患已生矣占者所宜戒也

已日乃孚孚在革後有孚改命孚又在革前何也蓋改命之有孚即已日之有孚而於革前預言之也

革必已日乃有孚此戒以有孚乃可革何也意者文明以說故已日有孚而無害此為以陽居陰本領不正故須有孚乃

可革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即是爻辭有孚言改命而得吉以上下信其志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九五陽剛中正德之盛也以是為革之主則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舉一世而甄陶之以處常言則自新新民之極黎民於變時雍也以處變言則順天應人之時其命維新也故其象為大人如虎之變也毛希而革易毛落而更生潤澤鮮好也占而得此則有此應然此乃非常之舉豈尋常所能當哉必其德之盛自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當此占而有此應不然雖得此爻不能當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言九五之象為大人虎變者是德盛而人化風移而俗易變乎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其文炳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上六在卦之上處革之終是革道已成之日乃周成康之世也故隨其人而各有所變在君子則去惡而遷善弼中而處外如豹之變也小人雖未能革其心而亦革其面蓋中心未能脫然無惡外面則勉強為善以從上之教令矣是亦有所革也然革而至此革之至矣不可以復加矣况變革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過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也如周之成康只可責以守成之事未可責以開創之功也故占者征凶而居貞則吉也

上六必當成康之君說本義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方說

得去蒙引說是然欠透徹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故曰其文蔚也

文炳之文昭於天下文蔚之文昭於一身

三三巽下

鼎元吉亨

卦體恰恰是鼎之形象下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腹五陰為耳  
上陽為鉉分明似箇鼎

以象言以巽木入於離火之下而致烹飪鼎之用也亦為鼎  
之象蒙引曰鼎之用對鼎之體言有足有腹有鉉有耳者鼎  
之體烹飪者鼎之用

本義下巽巽也是卦德上離為日是卦象五為耳是卦體三

者不可誦舉故總歸之卦象曰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此  
象字是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  
故謂之象之象字

蒙引曰巽順本是卦德今對上離為目五陰為耳耳目聰明  
則聰明在外為耳目巽順在內為心皆卦象也

巽而耳目聰明有德也柔進而上行有位也得中而應乎剛  
有德又有應也是以元亨元亨不帶卦名說亦不專主人君  
說若作此題必不得就人君說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

聖賢

卦之所以為鼎者以卦體有鼎之象也言以二象言以巽木  
入離火而致烹飪亦鼎象也是鼎也祭祀賓客烹飪之所必



用祭之大者莫過於上帝賓之大者莫踰於聖賢聖人則用此鼎而烹以身上帝用此鼎大烹以養聖賢焉夫亨上帝養聖賢事之極大者也飲食烹飪皆不外乎此鼎然則鼎之為鼎不其大乎

程傳曰極其用之大本義改曰極其大是不用其說也蒙引曰極其大不是極鼎之大又不是極其道之大亦不是極其用之大三字只是一片詞只是極言之也其字不必有所指今人多說作極其用之大然上以烹飪為鼎之用此以所烹飪者亨上帝養聖賢為用之大是有二節用也故不必用愚謂要究其歸畢竟是出之大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說見卦辭下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之用鼎之象也必鼎之器正然後可疑其所受之實君子用此象也小心翼翼臨事上帝齋明盛服非禮不動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要皆以正乎南面之位如是則上帝鑒觀四方攸同上天之命不能舍之而他往足以凝其所受之命亦猶鼎之器端正安重而有以凝其所受之實也

本義協于上下協天人也此貼以承天休不貼正位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六在鼎下趾之象也上應九四趾而向上則顛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實因無所謂公餗之覆而舊日未免有否惡之積猶未及去也今因其顛趾而否惡由是以出則為利矣猶得妾

而非正室本未善也然舊未有子因是而得子則為善矣  
鼎顛趾敗也出否則為功矣得妾賤也得子則致貴矣此其  
占所以无咎也

一爻而取兩象一是因敗以為功一是因賤以致貴然皆冬  
中所有之象非本無而旋入也

管仲舉於巾車孟明勝敵於囚虜之餘因敗以為功也韓信  
舉於行陳陳平拔於亡命因賤以致貴也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

其意思在下文言利出否也

利出否以從貴也

此貴字不作貴人說方說得取新之意蓋陽貴而陰賤初六  
陰也上應九四之貴是從貴也在爻為從貴在鼎則為去故

取新故本義曰從貴謂應四亦為取新之意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僇也

九二以剛居中懷才抱德之士也故其象為鼎有實不幸切  
近初陰非其正應彼將相誘是我之仇也惡人相誘一時不  
免為之害故為有疾然二能以剛中自守而不之與故初雖  
為我疾而終不能我即若二者可謂篤信守死之君子矣占  
者如是則不失身於匪人吉之道也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言當慎所從也終无尤承慎所之說言能慎所之則雖我仇  
有疾而終无尤言不能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九三以陽居鼎腹之中中有美實者也美實即雉膏也然九

三以陽居陽過剛失中是其性質未免有過高之病六五虛中下賢之君本當從也三不能從而乃越五以應上是與遯世離群者相從乎方之外矣夫五鼎耳也今越五應上則鼎耳與吾不相聯屬且居下之極為變革之時故其耳變革而不可舉移而其行湮塞也夫如是則雖承上卦文明之腹有維膏之美而不得為人之食所謂好從事而亟失時懷其寶而遂其邦者也然以陽居陽為得其正猶不終於蔽翳有可反正之資也苟能自守不越五以應上則三與五將以陰陽相應而得相遇故曰方兩虧悔陰陽和然後雨澤降方雨者三五陰陽之相應也占者如是始雖有不遇之悔終當有相遇之吉矣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義主於裁制九三越五應上無所取裁是失其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九四居上任重者也夫大臣任天下之重必當求天下之賢知與之協力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也四下應於初初陰小人其才不足以任事而四用之則不勝其任而敗天下之事其罪无所逃矣故其象為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占者如是則凶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人臣受任于君其初之相期約者俱欲成天下之事措國家宗社于磐石之固也今而覆公餗向者之相期約如何矣言有負其平生也責之之辭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六五於象為鼎耳以柔居中是虛中也故其象為黃耳鉉以貫耳舉鼎九二應五而為之輔猶鼎之金鉉也六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剛是火君虛已以任賢者也故其象猶鼎黃耳而貫以金鉉鉉二之象金以象九之剛占者利於守貞蓋任之勿貳信之勿疑任賢之道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此發明所以爲黃耳之意中以爲實言中乃其實德也用人而不自用五之中也臨九五象傳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即此意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上以陽居陰剛而居柔如玉之溫潤而栗然也故曰鼎玉鉉人能剛而能溫以之處已則順而祥以之治人則愛而公也

之天下國家則无所處而无不當矣故大吉而无不利也詩曰不競不紕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禄是適此之謂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不偏于剛不偏于柔剛柔適均是有節也故其象為玉鉉在上字輕言在卦之上也

三三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動也又曰一陽始生于二陰之下震而動也此動字是驚動之動非動作之動象引說得好一陽始生于二陰之下有突如其來之勢故震而動也一陽始生于二陰之下而為震動在人則是大禍卒至而為之震懼也

亨者震而亨也恐懼則致福也震來虩虩以下俱詳震亨之

意言占得震卦者有亨之道如何大事卒至於吾前此心凜然而驚懼是震之來也其震之來也恐懼驚顧兢兢而不敢忽則所以防患者必有其道矣但見災患一至笑言啞啞安樂自如而不失其常度雖極可懼之事如震驚百里主祭者于是誠敬中存所執之七鬯亦不因之而喪失焉所謂亨者如此

震來是心中震來蓋事可懼而吾懼之也兢兢不在震來之外乃在震來之時所以狀其震來也蒙引之說精矣

程傳啞啞言笑和適之貌當從蒙引欲作聲說恐未是震驚百里雷也七鬯祭祀之事豕辭不言他而言雷言祭祀者震之象為雷為長子主祭長子之事也

彖曰震亨

此不釋卦名又一例也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恐致福釋震來虩虩之意見其震來虩虩者非无事而徒然驚恐也後有則改笑言啞啞承恐致福說來言恐懼以後到備禦有方凡事皆有法則矣故動止不失其常度而笑言啞啞正是福也

震驚百里為遠而懼邇也

雷聲止于百里遠近只在百里之內驚者卒然遇之而動乎外懼者惕然畏之而發乎中也懼深於驚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不喪七鬯誠敬之至也祭祀致其誠敬其心一在于神明雖震驚轟擊亦不知覺故所執之七鬯不因之而喪失也然此

何以可守宗廟社稷為祭主其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不專在於不喪七鬯也祭祀能致其誠敬則無所不用其誠敬矣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皆是道也故足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指其字亦是此意思

舜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與不喪七鬯又不同風雨不迷是器度凝重而不為之動不喪七鬯是敬心純一而不為之動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若作未出之長子則無緣有簡七鬯可執若作已出之長子又不宜再用簡出字依愚見出字還是鬯字之誤乃脫了不喪七鬯三字之震驚百里主祭者於是不喪七鬯則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也如此說許多條暢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雷洊至則威益盛故其卦為震在人事或天災或人禍卒至於吾前若洊雷也君子遇之惕然恐懼繼之以脩省恐懼未有事脩省則有事矣脩治也去其弊剔其嘉與其頽扶其衰皆脩治之事也省其行惡其過從而更改之皆省察之事也周宣王遇災而懼側身脩行可謂能恐懼脩省者矣註云恐懼作之於心脩省見於行事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有則也

初九成卦之主爻義與卦同其占辭亦同於卦但有詳畧之

異爾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此爻彷彿漢高帝之事初項羽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沛

公先入關項羽怒引兵攻之沛公懼閉關以拒之項羽攻破  
關兵至壩上沛公懼見羽鴻門是乘初九之剛當震之來而  
危厲也沛公先入關如約當王項羽違約自立為西楚霸王  
而王沛公於漢中沛公欲攻項羽以張良蕭何諸人勸乃舍  
關中而就漢中之王是喪其貨負躋于九陵也沛公既至漢  
中用蕭何之計養民致賢卒還定三秦是柔順中正足以自  
守勿逐七日得也九陵七日之象本義謂未詳依象引解亦  
似可通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象傳只解震來厲一句言乘初九之剛是危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青

此文如唐明皇遇安祿山之亂而奔蜀是震蘇蘇也唐肅宗

用靈武之師能收復其京邑是震行无青也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以陰居陽故曰不當

九四震遂泥

以剛處柔剛不足也不中不正德不足也故陷於二陰之間  
不能自震是為震遂泥晉元帝困於五胡宋高宗終不能恢  
復中原是其人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只是解遂泥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以六居五不足於剛才力有限也故往來厲幸而得中則其  
德猶足以撐支禍亂故无所喪而能有所事占者不失其中

則雖危无喪矣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

此可以需爻不犯難行來反看需于郊不犯難行也震往來厲以危行也言犯危險而行也

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言所以能有事者以其在中爾在中而能有事不但无喪且大无喪也言萬无一失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以陰柔而處震極則備患無素禍患之來不能禦也必矣故為震索索視矍矍之象索索者志氣喪失猶云神馳魄散也矍矍者居處不安猶云視瞻易常也若此者不能固之於早故也若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之時而早圖之則无索索矍矍

矍矍之患矣故无咎然以陰柔處震極防患之早雖能免於過咎處事之疏或未滿乎人意故不免婚媾有言他人可知矣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

言中心失也猶云方寸亂矣此是索索矍矍意象引作推原說似未是程傳消索不存非中心失而何

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震不于其躬于其鄰之時此鄰人之所戒也鄰人之所戒而已能畏之防患可謂早矣抑又何咎

三三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此舍卦名直曰艮其背想是後人遺失

此卦道理最大亦最難看程子曰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



艮卦可見其道理大也

天下事物各有當止之所人之一身耳目口鼻四肢之屬皆

能動作惟背在身後脊上不能動作故取當止之象艮其背

止於其所當止也此是頭腦工夫下三句皆其效驗人能艮

其背則不獲其身不見其人皆相因而見聖人下語畧來相

對只要辭語齊整好讀耳不可因此把正意失了

朱子小註曰艮其背使不獲其身使不見其人行其庭對艮

其背只是對得輕

又曰艮其背一句是腦故彖傳中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

見其人也四句只畧對

又曰此段工夫全在艮其背上人多將行其庭對此句說便

不是了行其庭即是輕說過緣艮其背既盡得了則不獲其

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矣

又曰艮其背渾只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入自家一分不得着

一此私意不得不獲其身不干自家事這四句湏是說艮其

背了方靜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所以彖傳中說是以

不獲其身至无咎也

又曰不獲其身如君止於仁臣止於忠但見得事之當止不

見此身之為利為害纔將此身預其間則道理便壞了古人

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只為不見此身方能如此

艮其背一句兼動靜故彖傳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是行止皆艮也本義乃帶不獲其身對行其庭不見其人為

靜時之止此不可曉且不獲其身是不顧一身之利害乃殺

身成仁事君致身事亦兼動靜如文天祥曰我為綱常謀有

身不得顧歷盡險阻崎嶇豈皆是靜都無事乃為止而止亦不可曉庭除是有人之處行其庭不見其人只是不顧人之是非予奪意非從前良其背二句全是靜至是始動也乃為行而止與良其背不獲其身對亦不可曉若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為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則可若分動靜則不可朱子小註曰此傳分作兩截都是良其背不獲其身為靜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為動之止總說則良其背為止之時當其所止了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此二句乃良其背之效驗據小註既以三句為良其背之效驗則固以良其背為頭腦不可與三句為等對矣又分作兩截以不獲其身帶良其背為止之時與行其庭不見其人對又似騎墻象引曰不獲其身所以為靜時之止者以其未干涉夫人也行

其庭則就接人處說愚未敢以為然正緣良其背是頭腦兼動靜不獲其身裏不可專謂靜行其庭裏不可專謂動也依愚見良其背與辭俱有動靜象傳曰良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以見良其背內有動靜本義亦欲以卦辭分動靜故以良其背不獲其身為止而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為動而止也與但似此分截終是牽強不知朱子當時如何似此張主當時若曰內不見已外不見人豈不穩當却用之於象傳上下敵應不相與也下而不用於此是可恨也

天下事物各有所當止如父慈子孝君仁臣敬之類是也皆天命所當然人心不容已而人有此身則利害之心生焉故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逸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得則利失則害是皆生於吾之心身而為

利害之私情也義之與利雖曰其勢不兩立然彼此之相較則義甚重而利甚輕不可同年而語也明矣人惟無見於此是以利害之私情得以奪義理之良心苟知其所當止而止焉則見夫利不重於義身不大於理而身家之利害身計之通塞舉不足以奪之矣故曰良其背不獲其身一身之利害至切也在人之是非毀譽雖人所畏避然以一身之利害較之則又緩矣既不獲其身又何有於人庭除有人之處也行於是而不見其人則犯衆怒而不驚忤群情而不懼其自是自信雖舉家國天下非之而有所不顧矣故曰行其庭不見其人夫良其背則義理之所當止者能止之矣不獲其身則內不見已矣行其庭不見其人則外不見人矣內不見已外不見人而所見者惟義理則獨行不愧影獨枕不愧衾仰不

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何咎之有

孔子不勝冕而行孟子不受萬鍾其大至於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者皆不獲其身申屠嘉之困鄧通不顧文帝之寵臣太子親王不下司馬門六百石之公車今得以劾奏而遷留即中令小臣得以妃妾之分而徹夫人之坐席其大至於伊尹之於太甲胥然以身當天下萬世不韙之名而不辭伯夷收齊嗚然非責武王之伐商而不顧八百諸侯之畢會皆行其庭不見其人也

豕曰良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蒙引曰兩則字有止其所而不遷之意所以為止良止也是解字義言良之義止也時止之止不是此止字時止則止方是此止字時行雖是行然其則行乃是此止字時止是事不

可為而當止也時行是事可為而當行也蒙引曰此行止非專以出處言當動靜二字用與論語作止語默之作止及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者一般愚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猶云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爾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兩句只在良止也內乃良之目也蓋止者止於是而不遷之意人之行止各有其時義理之當然時也時當行止而不行止則奪於外物行止皆失其止矣時止則止是止莫起之止得其止矣時行則行是行莫危之行得其止矣故兩句只在良止也內時止則止內也有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時行則行內也有不獲其身不見其人

動靜不失其時只是上文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意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也時止則止靜不失其時也動靜不失其時則動靜皆合於理故曰其道光明

內不愧於心外不作於人磊磊落落如青天白日而不暗昧停停當當如精金美玉而無瑕類是其道之光明也

其道光明就良止上看只是光明俊偉之意朱子註凡人曾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主則自光明莊子泰宇定天光發蒙引克實工夫之意皆是

孔子之不主於爾子瑕以得衛知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時止則止也沛公聽蕭何之言不攻項羽漢光武閉玉門關以謝西域亦近之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而仕為大司寇而誅少正卯時行則行也漢王用韓信出漢中定三秦孫權用周瑜之計助劉備拒曹操亦近之

良其止其所也上下敵愾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

見其人无咎也

彖傳易背為止就正解其背之意彷彿知此六四外比於  
實意蓋外比於正意解外比之意良其止是解良其背之意  
○止其所須垂上文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二意時止則止固  
止其所時行則行亦止其所也  
上下敵應而不相與是釋止其所之義蓋止其所者各安其  
所止而不和不同也此卦內外二體初與四二與五三與六陰  
則皆陰陽則皆陽陰陽皆以敵應而不互相為偶是各安其  
所止而不和同也故舉以釋彖傳  
言良其止謂止其所當止之所也此卦何以取此蓋以卦體  
陰陽敵應不相與有止其所之義也夫惟能止其所是以不  
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此解則良其背不帶不獲其身

與行其庭不見其人為對矣

象曰兼山良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兼山是兩重山也兩山並立便有各止其所之意故其卦為  
良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  
行而止當速而又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凡人至於出位  
者由不能思也思不出其位則於止知其所止矣大學之君  
仁臣敬父慈子孝中庸之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  
賤皆其義也不可謂所思不出其位象引有辯

初六良其趾无咎利永貞

良以人身取象初六居下趾之象也陰柔則才弱而不足以  
有為居初則初任事而未可以有為初任良之時能自止而  
不為故其象為良其趾時止則止故其占无咎

然陰柔不能固守故戒以利永貞

象曰良其趾未失正也

解无咎可與師六四師左次未失常也參看

良其趾與惡而好自用者異矣故曰未失正也

六二良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蹀妄不能固守者也二止其腓則

無妄動之失矣以居中得正故也三為限乃二之所隨也過

剛不中以止乎上有列當薰惡之患二雖中正而體柔弱不

能往而拯之所謂危而不持危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者是

失故其心不快楚人伐江滅黃而齊桓不能救春秋責之則

知六二之不快矣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爻辭罪二而柔得獨罪三者分過於三以互相發也

或問若使三能退聽乎二不知二能拯三否乎曰二雖才弱

不足以濟然有中正之德使三能退聽於二必能匡濟其一

二故不拯其隨雖二之過在三亦不為无罪也

九三良其限列其夤厲惡

限是人身上下之際即腰膂也以其為上下之界限故曰限

實是脊骨能屈能伸限不可良及則脊骨不能屈伸而上下

判隔是列宿也程傳列絕也九三過剛不中當限之處故曰

良其限象引曰限非三故意自良乃病也勁風也止道貴乎

得宜得其止則止其一而其餘皆通失其止則舉一而廢百

九三當限之處乃上下之要衝不可以止者也而九三過剛

不中乃於是而止焉則腰限風和脊骨皆勁而不能屈伸是

列其實也人而如此厥病深矣故曰危熏心世之執一不通  
行止失宜以致事勢乖離人情睽隔而憂心內結者此爻是  
也

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此以危解萬程傳曰謂其固止不能進退危懼之慮常熏爍  
其中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以陰居陰才之弱也故時止而止斂身不動為艮其身之象  
此爻之才與艮初六同而身與趾之異象者自爻位取也无  
咎亦同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此是解艮其身止字是解艮字躬字是解身字非有兩意時

止而止之意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五位居上就人身取象正當輔之處以陰居陽不正未免有  
妄言之悔以其居中故能艮其輔而言不妄故其悔可亡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言六五能艮其輔者由其居上體之中也由中可以求正故  
能艮其輔此象傳之解本義不用不知何也子曰仁者其言  
也詎可與此參者

上九敦艮吉

敦艮者敦厚於艮艮得牢固不始勤而終怠始然而終不然  
也以陽剛居止之極故取此義陽剛則能止居止之極則止  
業有終身之吉又艮終止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言自始至終皆敦厚也

三三巽上 艮其外身身野平固不致虛而致意欲然而終不致

漸女歸吉利貞

漸漸進也此卦艮下巽上是止於下而巽於上也方其在下

則止而不妄動及其上進又巽順而不急迫是進以漸也男

先求女女不求男此可見止於下處六禮備而後成婚可見

巽於上處故曰有女歸之象

天下之事進必以漸者莫如女歸且男女萬事之先故取女

歸為象

文歸吉者女歸以漸故吉也利貞者女歸以正故利也言漸

之義進也此卦艮在下其德為止巽在上其德為巽止於下

而巽於上漸進之義也故其卦為漸文王繫辭謂天下之事

莫先於男女其進以漸者莫如女歸占者女歸若能以漸則

宜其家人而吉矣男女婚姻宜乎以正此卦自二至五位皆

得正又有正之義也故其占女歸或凡事必利於正不正

亦有利者

本義解卦辭不用本傳

雲峯胡氏曰咸收女吉取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者之占也

柔引咸之收女特咸之一事爾漸之女歸特進之一事爾

又利貞凡有咸者皆漸之利貞凡有進者皆然

柔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以漸字當漸字女歸吉也漸字也言漸之義漸進也女歸

以漸字當漸字女歸吉也



得位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却也

此以卦變釋利貞之思而求九自二進而居三自旅而

六九自四進而居二定進得其位之正也得位之位不是若

陰居陽陽為失位也若三九進居五皆以陽居陽是得位

也易之大義得位則正失位則為不正三二之進皆得其

位是進以正也二五得位一可謂君臣之位三五之爻則是

君臣之象觀正邦之詳則所主在君臣可見矣

進謂進而居位也得位謂進而得其位也進以正即是進得

位蓋三五之進皆得其位是進以正也

進得其位之正貞之義也有功正邦貞之利也進得位而以

正則有功而能正邦如此此漸所以利貞也故曰以卦變釋

利貞之義

既曰進得位往有功又且進以正可以正邦為上文之意未

明故解釋之也進以正解進得位正邦解有功

其位剛得中也

其指誰指九五也謂九五之位以剛而得上體之中中則無

不正矣亦有利貞之義也故曰以卦變釋利貞之義也

有利貞之義也

彖傳意謂漸之利貞何也蓋漸之利貞自二進而居三以九之陽爻得二之陰爻行九之陽位五之進得位也

九自四進而居五以九之陽爻行九之陽位五之進得位也

進得位則有功矣何也蓋進得位則進以正矣進以正則已

正而物正可以正邦焉二之進以正則可以正君下可以

正而物正可以正邦焉二之進以正則可以正君下可以

善俗五之進以正則正朝廷以正百官 百官以正萬民故  
可以正邦也三五之進以正則可以正邦而有邦如此此漸  
之所以利貞也夫以卦變言則三五此得其位之正以卦體  
言則九五又得其位之中蓋此卦之體以九五之位則居乎  
上體是剛得中也中重於正中則心无邪思内无妄念由是  
内直外方靜虛動直有以立天下之本行天下之達道而  
無不正矣是亦有利貞之義占老所以利貞也  
止而巽動不窮也

蒙引曰上曰漸漸進也只釋卦義而已遂承以女歸吉也未  
暇及卦之所以為漸處故俟盡釋卦辭後方及之  
止而巽漸進之義動不窮漸進之效蓋進以漸則其進得  
矣急於進者未有能遂其進者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巽木在山之上是山上有木也山上有木以漸而高故其卦  
為漸君子體此於居賢德也由善信而美大由美大而聖神  
則盈科後進放乎四海而德於是乎成其善俗也由期月而  
三年由三年而百世則風移俗易黎民於變時雍而俗於是  
乎成矣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漸進也下水涯也鴻漸于干是始進之象是時未有得失未  
見其危其危在无正應上小子初之象也新進之士故曰小  
子名實未升於當路而上復無相知援引之人故不免有危  
有言危之實也新進之士名實未升於當路上無相知援引  
之人則言語中傷未免有之然乃時命之不然非名義之有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歎也故无咎賈誼始進漢廷文帝問之絳灌之徒譖之於帝  
謂洛陽少年專事紛更是有言也誼雖以是取困然於名義  
何損哉可見其无咎也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小象去有言只曰小子之厲可見有言只是小子厲不是別  
意雖有言語之傷然乃時也位也命之不偶而无應者也非  
已之不善有以致之也故於義為无咎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六二柔順中正進而居二是德稱其位不為竊位上有六五  
之應是得上之信任可以行其志合是三者則可以安其位  
而享其祿矣故其象為鴻漸于磐言居位之安也又為飲食  
衎衎言食祿之安也夫德不稱其位者則有竊祿之嫌無事

而食人之食者則有素餐之病皆非吉之道也六二鴻漸于  
磐飲食衎衎則無竊位無素餐祿位可以長保功業可以自  
見令譽可以永終故吉也

飲食衎衎承鴻鴈而言又當知設此以象食祿之安爾若就  
鴻說則鴻漸于磐安得有物可飲食和

本義其進以漸象引作循資格論文王周公之時未有資格  
不可以末世之事說古易也又漸只是進義本義進以其漸  
又是生出一義若爾則九三四至五皆曰鴻漸何也豈皆進  
以其漸和似乎難通故不能從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不素飽解飲食衎衎得之以道解不素飽食人之食有以事  
人之事是得之以道也六二柔順中正進而得君自然食人

之食有以事人之事而得之以道矣

飲食術術食祿之安也所以然者食人之食有以事人之事

得之以道而不為徒飽也不為徒飽則於人無誦於已無愧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處之以安矣

爻辭兼居位食祿二意彖傳只解食祿一邊蓋以戒人臣之

素餐者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陸是平原之地非鴻之所處也九三過剛則性質剛忿不中

則行事乖方无應是莫有救正之者故徑趨冥行而陷身於

非地如鴻漸于陸也過剛不中而无應在男女皆不利占者

如丈夫征行則足以殺其軀而已故不得復歸其鄉土婦人

懷孕則陽道偏勝陰道不足必不能生育皆凶道也過剛之

人他無所用惟用之禦寇則足以防患而禦寇故利

朱子小註曰今術家擇日利婚姻底曰不宜川兵利用戰底

曰不宜婚姻正是此意蓋川兵則要和殺相勝婚姻則要和

合故用有不同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

保也

衆人皆還彼獨不還是離其群類也

陰陽和然後能生育過剛无應則陽道偏勝陰道不足是失

生育之道也利用禦寇由其過剛能謹慎以相保也相保者

交相助禦也

順當作慎是象六三象傳勿用取女行不順也之順蓋順慎

古字通用作慎字則易通程傳順道相保象引與人同心協

力之說俱覺牽強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六四乘九三之剛三之剛忿善於陵物四之善柔不能制故不得其所安其象為鴻漸于木木非鴻所棲也然六四以柔而居巽體雖處九三之上而能巽以下之則三亦不為之害而能得其所安矣故為或得其桷始不安而終或安故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順是性質巽是着力故象引曰要有辯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九五居尊鴻漸于陵之象也六二在下與之相應是其婦也乃為三四所隔而不得合故至於三歲不孕然邪不勝正故三四之隔久之必散二五之交終於必合故終莫之勝而其

占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二五之合本其素願乃隔於三四而不得遂終莫之勝吉則得其所願矣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上九處極高之位出塵寰之表而其清風高節為世表儀故其象為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飾占者如是則身名俱高汚濁莫染德望之隆儀表天下何吉如之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志不可亂嘉上九之志也其志何志高尚之志也

三三象上下

歸妹征凶无攸利

易經存疑

不曰妹歸而曰歸妹歸在妹也所謂不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者允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則不擇其偶而妄與是不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自歸固歸妹也其情又為以說而動則不由禮義之正而惟情所向是亦不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亦歸妹也故其卦為歸妹以理言之其歸在姤因為未善以卦言之自二至五位皆不正三五二爻又皆以柔乘剛亦為未善故其占征凶而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歸妹本是不好卦此云天地之大義是就他好處說如姤本是不好卦彖傳云天地相遇剛過中正亦是就他好處說

歸妹男女之配合也此即天地之大義也蓋陰陽交感天地之大義在歸妹之卦男有室女有家此義即天地之大義也下文天地不交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正是明天地之大義處人之終始人字內有二人女子終於此人道始於此是二人也

說以動所歸妹也

本義蕙卦象解此只以卦德解

征凶位不當也

位不當失其正也在人事是行不以正非禮法所容也其凶必矣

无攸利柔乘剛也

以柔乘剛剛柔易位是婦制其夫夫屈於婦故无攸利位不

當柔乘剛終釋征凶无攸利亦可彖傳以分釋此聖人之意不可得而測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動澤隨猶男動女隨也故曰歸妹歸妹合之不正者也君子以之因其合之不正即知其終之有弊而合必以正焉推之事物莫不皆然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初九居下而无正應女之歸而為娣也陽剛在女子為賢正之德但為娣之賤能承助其君不能大有為也故又為跛能履言不能及遠也占者如此而往其力量雖不能大有作為其職分之所當為則已盡矣故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四句相因緊緊說下言初九雖歸妹以娣然有恒久之德如是則雖跛能履然其職分則已盡是吉相承也如需九二之需于沙行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此類甚多難以悉舉九二取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者上有正應而陰柔不正是賢女而配不良不能大成內助之功故其象為取能視其吉利幽人之貞蓋幽人不偶之人也抱道守正而不出此其貞也遇九二之占者亦宜如是而已使出而有為終不足以成功利幽人之貞言不利於仕進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九二利幽人之貞乃抱道守正好爵自縻而不改其常者也常即貞也未變常是解幽人之貞

六三歸妹以須及歸以婦

陰柔不中正女之不良又為說之主攻於媚說者不正之女  
人莫之取故為歸妹以須而及歸為婦之象須待也未得所  
適而姑待之也待之不得而及歸為婦可羞之甚也可以為  
女子不良者之戒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即本義不中正意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九四以陽居上體是門地之高者陽剛女之賢者也下无正  
應不得箇賢人為之偶然九四不肯輕易從人而過期以待  
所歸雖遲所歸而將有時愆期非人不我娶乃我不輕許人  
也愆期非不歸欲得佳配而後行其歸將有時也故爻曰歸

妹愆期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明非人之不我娶乃我之不輕從人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均吉

六五居尊在歸妹是帝女之象也有柔中之德下應九二尚  
德而不貴飾故其象為帝女下嫁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  
良蓋以德禮為光華不以衣服為容飾也女德之盛無以加  
此故為月幾望之象占者如之則可相君子而成內治之功  
可以宜家人而端風化之本吉之道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言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所以然者由其位在上體  
之中貴也以貴而行則內重而見外之輕故其君之袂不如



其婦之袂良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上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陰柔則非賢正之女居歸妹之終則婚期已過无應則莫之娶者故為約婚不終在女子則承筐而无實在士夫則刲羊而无血承筐女子之將嫁也承筐无實則不成嫁矣刲羊士將宴新婚也刲羊无血則不成娶矣是約婚不終之象也占者如此何所利哉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女之嫁也承筐是將而幣帛為之實上六无實承虛筐是未成嫁也若承實筐則成嫁矣曰承虛筐見約婚不終

三三 離下

曲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本義曰以明而動盛大之勢言明動相資所以致盛大也朱子曰以明心應事物則何事不立何功不成故曰盛大之勢也

當豐盛之時以禮樂刑政則四達不悖矣以教化則大行矣以凡百所為則無不如志矣有亨道也

天道日中則昃宜日中者常中而不昃也世道盛極則當衰人君守常而不至於過盛如日之常中也日無常中之理聖人特借此以言治道爾兢兢業業如履虎尾如蹈春冰罔淫于逸觀遊田皆守常之道也

本義守常之常是世無常治亦無常亂之常言守得常如今

王日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說見卦辭下

王假之尚大也

此未是不好意思大抵創業之初紀綱法度未立王道未成民物未康阜方日夜圖惟皇皇汲汲思濟洪業惟恐不足無暇及盛大之事及到豐盛之世紀綱法度已立王道已成民物康阜然後及於盛大之事如漢至武帝時更制度易服色改正朔購經籍崇儒術有上嘉下樂之意長駕遠馭之志是所尚皆大事也

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日惟中方能照及四旁日中而昃則只及一旁而不能周及四旁亦猶人君維持國家常如盛大之日則神明在上紀綱振舉天下皆在其照臨之內而罔有遺於法度之外一或過

盛則志氣昏怠法度廢弛天下之事有遺於明照之外者多矣彖曰勿憂宜日中謂王者宜維持國家常如盛大之日以徧照乎天下也當國家盛時百官各舉其職法度精明天下之民遵王之道遵王之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及盛極而衰百官懈怠法度廢弛天下之弊病日生釁孽日萌寇賊奸宄時時竊發而莫之照管以至於大壞極弊而後已如漢唐宋之季世可鑒也此宜日中宜照天下之明驗也

神乎

卦辭勿憂宜日中言當守常不至過盛此言盛衰之理以見所以當守常而不至過盛也意謂日至於中則當昃矣月至於盈則當食矣非但日月也雖大而天地之盈虛亦與時而

消息其盈者時之當息也其虛者時之當消也天地且然而况於人乎又况於鬼神乎以是觀之物盛而衰乃理之常此王者所以當兢兢業業保守其常而不至於過盛也故曰發明卦辭外意

卦辭曰勿憂宜日中所以然處未之及此方言之以補卦辭之所未及故曰發明卦辭外意言辭外之意也蒙引曰雖曰辭外之意然實有此意但辭不及爾

鬼神體物不遺日月之中是盈食天地之消息盈虛皆鬼神所為此既另言又當有分別如四時寒暑雨露風雷山川草木時流榮枯之類皆鬼神之所體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電皆至明震並行盛大之象也

折獄是察其是非曲直而判斷也致刑是是非曲直既判從而擬其罪也折獄屬明致刑屬動

折獄是判斷詞訟看那箇是那箇非那箇事情是如何那箇事情是如何致刑是議擬罪名看那箇該答那箇該杖那箇該徒那箇該死但古之五刑非今之五刑為稍異爾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初與四居相應之位四本是初之配主然陰陽則相應今初

與四其爻皆陽其勢均敵宜無相應之理矣然初九離明之

初九四震動之初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四

與初一明一動其用有以相資其道有以相成故初與四雖

曰其勢均敵而其占可以无咎不但无咎而已以是而往又

是以成事功故曰有尚言可加尚也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此是聖人戒初九之辭故曰爻辭外意亦緣二爻之勢力均敵恐其不能相下而致生事端此實人之常情言初與四雖其力均敵以明動相資而得无咎然在初之與四又當每事謙下不可求勝其配若不能相下必欲求勝其配則二者必不能相容而友生事端矣故曰過旬災也  
程傳曰與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已以相求協力以從事若先已之私有加上之意則患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

六二事其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夜則見斗日中豈有見斗之理曰日中見斗言晝反夜也日中而昏也猶云滿世俱暗

六二為離之主至明者也上應六五之柔暗則明為所蔽而不得達故為豐節見斗之象如微子比干箕子豈不是聖賢當紂之時為其所蔽纖毫不能自見而舉世皆昏黑是豐節見斗之象也往而求之反得疑疾如此干練紂紂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乃殺王子比干剖視其心此疑疾之大者積誠意以感發之則可得而轉移矣故曰有孚發若吉象傳以信發志明之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見沫何以為暗之甚蓋夜明則小星不見故諺云月上不見星夜暗則無月亦無星惟小星獨見爾日中見沫是晝暗

三處明極而應上六以上六之至暗而傷其至明則舉世昏黑如日中見沫也賢智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為於天下上無可賴之主則不能有為如人之折其右肱也然乃時命之不

然非志義不佳所致故无咎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人臣為君所蔽安能濟大事折其右肱則終不能有為矣

九四豐其節日中見斗過其夷主吉

四以陽剛之德上比六五之柔暗則明為所蔽而不得施豐

節見斗之象也夫上無明君雖不能濟大事下有同德亦可

稍行其志如典午南渡國家多艱元帝柔弱不足有為謝安

周顛之徒同心共濟亦足以維持其國家萬分之一也

象曰豐其節位不當也

此與睽見輿曳位不當一般皆為所過非其人也言九四豐

其節者所居之位近六五之柔暗是位不當也

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過其夷主吉行也

解曰中見斗意蓋幽暗不明故見斗

吉行只是吉可見聖人之言亦欲協韻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六五質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賢則可以開發其聰明薰

陶其德性有慶譽而吉也慶福慶也興聲譽也此是繫辭聖

人之意本爻辭原無此意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慶是六五本身之慶程傳作天下之福慶差象傳去譽而存

慶用其重者也

上六豐其屋節其家闕其戶闕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陰柔性昏之偏也豐極日中則昃之時也動終好自用之甚

也明極察察以為明也以是質處是時好自用而察察以為

明則其明也適足以自蔽而已如桀紂是也豐其屋而因以節其象如是則闕其戶闔其無人至於三歲不覿矣凶之甚也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闔其无人自藏也

程傳曰處豐大之極在上而自高若飛翔於天際爻辭本義居豐極處動終明極亦其義也

闕其戶闔其无人非果无人也暗不見人也故曰自藏也

三三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旅无常居此卦艮之象為山而止於下離之象為火而炎于上去其所而不居旅之象也

六五得中而在外卦故曰柔得中乎外

柔得中柔則不失之剛得中又不過於柔以是而順乎上下之二陽則無違拂之橫而有順從之美旅之所宜也艮止則安靜而不躁離明則聰明而曉事亦旅之所宜也有如是之德故在羈旅之中雖無人事之可言然行無不得求無不遂亦客途之順事也故小亨然旅之能小亨者為能得旅之正道也占者必守其貞斯得吉矣苟失其貞欲求吉亨不可得也

旅貞或欲另說不用卦體卦德柔得中等意然彖傳只帶小亨說不別解可見只是卦體卦德意故今用之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

說見卦辭下

旅之時義大矣哉

此承上文之意而言謂當旅之時必柔得中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然後小亨旅貞吉其時義顧不大哉

聖人着此句初看似無謂細味之方知其深意蓋聖人之意恐人以旅為小事而或忽之也故承釋卦辭之後而終之曰旅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死者不可以復生刑者不可以復屬一有不慎則濫及無辜政君子明慎之惟明克允明之謂也服念五六月至于旬時不蔽要囚慎之謂也

五刑明慎似有以得其真情矣既得其情又當隨時決遣不可使淹留於獄明慎仁也不留獄義也義而不仁則傷於暴

而濫及於無辜仁而不義又傷於懦而威沮於強梗仁義並用治獄之道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初六當旅之時是為旅者以陰柔居下位陰柔則愚暗居下位則卑賤是旅之最下者故為旅瑣瑣刀錐必計毫末必趨纖瑣齷齪無所不至故曰瑣瑣占者如是安往而不為人所賤故曰斯其所取災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志意窮極其取災也必矣即本義以陰柔居下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則眾與之中正則處不失當故在羈旅之中即其次舍懷其資財又得其童僕之貞信即次則

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無欺而有賴旅之最善者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羈旅之人所賴者童僕也得童僕貞終无尤悔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九三過剛則暴不中則所處失當居下之上則自高以是為旅投宿於人而人莫之容焚其次也恩不及下而下不之附喪其童僕也占者如是雖其心無邪然其勢亦很很矣故曰貞厲言雖正亦危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在羈旅之中親戚遠離所賴者童僕爾必當待之以恩方能得其貞信九三當旅之時而與下寡恩如此義當喪其童僕也

九四旅於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九四言能下人莫不說故為旅于處言旅得其地也得其資斧言有以自防也故其象占如此象如此占亦如此也以其言若陰非其正位是一時處事有失其當者又上無陽剛之輔下無陰柔之應群件不好也故其心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不快也

傳曰以陽居陰一句解爻義旅于處云四句上下相應言九四雖旅于處然以陽居陰未得位也故雖得其資斧而心未快用柔能下意俱遺了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此爻與占者相為主賓彷彿如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例蓋六五柔順文明又得中道為離之主雉之象也故得此  
爻者為射雉之象大射雉者不免有亡矢之費雖云亡矢而  
終得雉是終有譽命也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是無終以譽命上逮言名聞於上也命字當作名字看

上九為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十易凶

上九過剛則失之暴處旅之上有巢之象處離之極明極則  
傷於自恃故本義曰驕而不順

上九處旅之上為巢之象也過剛處離之極是驕而不順也  
故其象為為焚其巢心旅人為先笑後號咷焚巢失其居也  
始自高故焚巢先笑後號咷喪牛十易失其順也是解所以  
焚巢意焚巢號咷即是凶處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十易終莫之聞也

旅在上過高也言以旅之時而在上位驕亢如此其義當焚  
其巢也

終莫之聞終莫之悟也

新刊增訂的藁易經存疑卷之七終

新刊增訂的彙易經存疑卷之六

廣東提學同安次崖 林希元 著

同安知縣丹徒中齋 陳文 校正

同安教諭程鄉門生 黃世龍

同安訓導新寧後學 譚文郁

同安訓導長泰後學 蔡壇

邑庠生 林有梧

邑庠生 孫林學范 全良

三三 巽下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伏羲六畫之卦名之曰巽蓋巽之義入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故其名為巽重之又得巽故其名不易

焉文王繫辭以為陰柔無立待陽而立故占得此卦者如卦之以陰為主也則得小亨如卦之以陰從陽也則利有攸往從陽固利於往然必知所從方得其正故又為利見大人隨所處以為吉凶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

巽之象為命令正以巽順而入必究乎下也上下二體皆巽是為重巽在命令則為申命也

以字當為字看若當以字看似平用易與君子以申命行事一般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九五之剛巽乎中正而其志得行大人之象也初四二爻皆

順乎剛得陽助也是以其占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小亨利有攸往亦柔順乎剛利見大人本剛巽乎中正而志行五君上體之中中也以陽君陽正也又君五之君位故其志得行合此三者故有大人之象剛巽之巽本卦名中正以德言不以位言志行則本乎位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居官治民施政行事必先舉欲施行之事被之命令以播告下民然後見之施行周禮孟春之月布法象魏今之官府張掛榜文是也欲行事而不先申命則下民不知上所欲為之意命申於未行事之先事行於既申命之後則命之入於民也深而事之行也無阻碍矣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以陰居下况又為巽之主故卑巽之過進退不果之象初六  
進退其資失之柔弱而不足於剛也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  
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剛柔得宜矣此補偏救過之道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

言初六進退是其志疑懼而不果於有為也利武人之貞蓋  
濟以武人之貞則疑懼者變而果敢矣是其志治也所謂利  
也

志治解利字

九二巽在林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此爻最難看本義不其明白小註象引俱無說今就本義求  
之九二以陽爻處陰位是失位也或是行事不如意又過非  
其人因起疑謗所居在下位其咎隔越其情又不能自達故

有不安之意然當巽之時不厭卑屈而二又居中本是君子  
非能過於卑屈者故聖人教以自安之道謂能過於巽而丁  
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則其情通於上為之上者感其誠察  
其言而諒其心得以自安矣吉而无咎也

此爻彷彿似樂毅伐齊下齊七十二城惟莒即墨不下此事  
不如意也不幸昭王沒惠王素不喜毅人因而謗毅毅與惠  
王素不相得是居下也故其情無以自達於是自魏與惠王  
書備道已與先生相得之故不敢忘義背燕之意是用史巫  
紛若也

亦竭誠意以祭祀之吉占須看亦字蓋不專重祭祀也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道也

即本義居中意以其得中自不至已甚

九三頻巽吝

九三過剛不中既非能巽之資居下之上又有上人之勢本非能巽者然當巽之時則亦勉而巽焉但本非能巽之人而勉為卑巽之事故不能當而屢失屢巽頻巽之象也夫執守不堅而得失互見可羞之道也故其占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其志窮極不能謙下故頻巽而致吝即本義過剛不中居下之上意與上六上窮也意同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陰柔則才弱无應則无援承乘皆剛是前後皆狂暴之人侵陵之患未免有之故有悔然以陰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不是善處已處人所謂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也如此

則所承乘之剛非獨不之侵陵而反為之助矣故其悔可亡不但其悔可亡而又因之有功故其占為田獲三品田獲三品亦卜田之吉占朱子曰卜田之吉占特於巽之六四言之此等處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只得虛心玩味闕其所疑不必強穿鑿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此只就田獲上說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九五剛健中正其德本無不善然居巽體則尚且偷安之弊有不免焉以其性體剛健中正也故能起而變更之奮發於因循之中整頓於敗壞之餘夫然則一掃去日之弊而永收來日之功是有貞而吉也故得亡其悔而此事亦无不利如

是則无初而有終矣然其變更也必先庚三日丁寧於其變之前後庚三日揆度於其變之後以是而行則有審慎之意无苟且之弊故能盡其變更之善而得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位正中有其德也故能獲變更之善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上九有陽剛之德只被居巽之極壞了故巽在牀下喪其資斧巽在牀下過於巽也喪其資斧失所以斷也占者如是雖巽所當巽而不為邪然過於卑巽必致自輕而取侮凶之道也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程傳曰在牀下過於巽也處卦之上巽至於窮極也正乎凶

言必凶也

三三兌上

兌亨利貞

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如何為喜之見乎外盖陰本居下今自下而進越居乎陽之上陰得乘陽非其所望是以喜也大傳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故兌之象為澤澤止水也坎象為水坎卦下一畫是陰變而為陽則為兌是坎水而塞其下流乃止水也故亦為澤象

程傳兌說也能說於物物莫不說而與之是以致亨然說之道利於真正非道末說則為和諂而有悔咎故戒以利貞也

○本義用彖傳意解愚按程傳之解更似潔淨方西樵先生約說用之不為無見然彖傳本義之說似不可廢今宜兼用

蒙引說易多有似此者

文王繫兌之辭謂兌以說物本有亨道况此卦之體二五二爻皆以剛而得中又有致亨之道故其占當得亨通非道求說則為邪謠而有悔咎况此卦之體三六二爻皆以柔而居外又有不正之嫌故占者利於真正兌亨之後不忘利貞之戒聖人之情可見矣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剛中而柔外若依蒙引剛中字輕則聖人用剛中二字虛了若依本義剛中故說而身柔外故利貞則彖傳已遺了亨字剛中二字亦無所屬依愚見當依程傳說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為說而能貞也依此說

則說以利貞之意皆有所自彖傳剛中柔外四字俱不虛矣天理人心正而已矣故說以利貞則順乎天而應乎人必言應人者說道關乎人天人之理一故言人而弁及天也

說以先民者有道以說之使民欣說相先以趨事而不憚勞也蓋好逸惡勞人情之常勞民之事本非民所說若營不急之務如魯莊公築臺于郎于薛于杏秦始皇築長城阿房以役民則民有諛作慝矣惟夫事之不容已者如鑿池築城以防寇盜為臺為沼以祭氣祲時觀遊以是而役其民民必思夫上之興作也事非得已下之趨事也職分當然皆欣歡悅樂相先以趨事而不憚難矣故曰說以先民孟子曰文王用民力為臺為沼而民反權樂之此說以先民也即孟子以逸道使民之意

民忘其勞根源在說以先民上說以先民民既說之自忘其勞矣民若不說雖欲民忘勞不可得也

說以犯難者有道以說之使民欣歡勇往直前以犯難也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若好大喜功如秦皇漢武北擊胡南擊越使數十萬生靈死於沙漠瘴厲則民驚懼讎怨有不說者矣惟夫四夷交侵寇賊竊發戕賊我邦家殄害我生靈於是溫詞正義褒賞激勸驅其民以防患禦寇民必思曰除暴止亂人君之道尊君親上度民之職况上之使我本為民除害非欲殺我也皆欣歡而樂於效死矣故曰說以犯難即孟子以生道殺民之意民忘其死根源在說以犯難上民若不說雖欲民忘死不可得也民勸矣哉民勸即是民忘其勞民忘其死此所以為說之大也說之大是即上文而替之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講習者講而又講所謂以精而益求精也必以朋友者以我之所見而資乎彼以彼之所見而資乎我如兩澤相麗互相滋益也只是致知之事大學傳所謂道學是也

初九和兌吉

以陽爻居說體其說也正不失之和媚也處下則不失於上求无應則不失於私繫故為和悅發而皆中即謂之和悅之以道而不失節是和悅也以和而悅外不失人內不失己吉之道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疑碍也言無疑碍也即行無不得所以然者以居兌之初其說也正故行無所疑碍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九二以陽居陰為失其正不免有妄說之悔然有剛中之德是有誠心者也占者有孚而說有其誠心則誠能動物人無不說悔其可亡矣蓋中重於正因中可以求正也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信志只是誠心解孚兌

六三來兌凶

陰柔不中正妄說者也為兌之主又善悅人者上无所應而反來就二陽以求說則求非其類所謂未同而言者在已既失其道在人未必我獲故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只是不中正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九四上承九五之中正下比六三之柔和欲從三則慮失五欲從五又慮失三於是籌度二者之間求其所從之人而未能有定故曰商兌未寧然九五中正六三柔和其為人既有邪正之分而九四陽剛是素能守正之人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和也如此則有直諒多聞之益而無便辟善柔之損矣故有喜象占如此其象如此其占亦如此與旅六四同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有慶是解喜字無便辟善柔之損而有直諒多聞之益是有

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據九五之德之時之位與其所比之人實有聽信小人之幾

故繫辭聖人為之設戒曰孚于剝有厲是知吉凶無門惟人所召君天下者尤不可不謹也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正謂剛健中正當謂居尊位惟位正當故自恃其聰明富貴密近小人以為不能害已而一於聽信明皇之於李林甫德宗之於盧杞是也

上六引兌

二六成說之主卦之所以為兌者也况又以陰居說之極是善於為說也故為引兌是欲引下二陽相與為說者然不能必其從否故繫辭聖人於九五為之致戒於上六不言其吉凶

象曰上六引兌末光也

敗之之詞夫與人同歸於善君子莫大之善也上六相引以為不善其道奚光哉

三二坎下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本義曰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

四者來以陰居陽難說得位三在內卦亦難說外上同六四

力量終未大亦難濟渙朱子語類謂其說未穩雲峯謂上同

於五是矣但謂三往居外卦之四亦非也依愚見柔得位乎

外而上同是六四之柔得位乎外卦而上同九五以六居四

是柔得位正也以是上同九五之中正四五同德也四五同

德斯足以濟渙矣故亨若以朱子卦變例只是二爻互換轉

移無那隔焉兩爻底愚見在易卦亦有此例如解卦變三往

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得中亦是兩爻隔薦辭卦六自  
三往居四入坤體此卦變也二既往居四則二惟居其所亦  
自卦變得也渙卦九自三來居二而得中此卦變也三既來  
居二則四惟居其所而上同於五亦自卦變得也以彼釋此  
其說甚通况謂六四之柔得位而上同九五說濟渙亦甚相  
貼似乎可從但本義已定語錄雖謂未總而未及更改無有  
敢張主者姑記于此以俟智者之自擇爾

九自三來居二而得中得所安也如劉備為曹操所攻奔荆  
州依劉表一時雖未能有為亦可以苟安是得中之意柔得  
位乎外而上同如劉聰亂晉懷愍被害司馬虜先以懷帝之  
命出鎮江東聞愍帝之喪遂即帝位用王道周顛諸賢以圖  
興復彷彿得位乎外而上同之意渙字是其渙可合也卦變

有合渙之道故其占得身

王假有廟象渙字來是祖考精神之渙也假廟所以合漁利  
涉大川當實事說不作濟難之象以本義有乘木之象也利  
貞總承不專就假廟涉川說濟渙之貞所該者廣假廟之貞  
孝敬而已涉川之貞能待而已

象曰渙身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說見卦辭下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言王假有廟乃是王者在宗廟之中祭祀也此是解釋卦辭  
為王假有廟句含胡夕明故為此語以解之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此卦巽木在坎水之上是人乘木之象所以利涉而有功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享帝立廟皆所以合渙也享帝之合渙在於天人之分殊立  
廟之合渙在於幽明之途異享帝則天人感通而渙合矣立  
廟則幽明感通而渙合矣  
立廟與假廟不同假廟是祭祀時合渙立廟是平時合渙  
吳章蘆致愆亭說人之生也神與體合而其死也神與體離  
以其離而二也故於其可見而疑於無知也勤求之而如或  
見其存藏之而不忍見其亡藏之而不忍見其亡葬之道也  
求之而如或見其存祭之道也塋之日送體而往於墓塋之  
後迎神而返於家一旬之內五祭而不為數惟恐其未聚也  
及其除喪而遷於廟也一歲之內四祭而不敢疏惟恐其或  
散也家有廟廟有主祭之禮于家而不于墓也墓也者親之

體魄所藏而神魄之聚不在是

初六用拯馬壯吉

初六君卦之初渙之始也初之陰柔其才不足以濟渙然九  
二在上有剛中之德初能順之故仗其力以濟渙是用拯而  
得馬之壯也夫始渙而拯之為力既易又有壯馬則渙可合  
而難可濟矣吉之道也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言初六所以吉者以其能順從剛中之才也即用拯馬壯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九二以陽居陰是所處非其地宜有悔也然當渙之時來而  
不窮則雖所處非其地而暫獲一時之安由是可以圖將來  
之事是能亡其悔者也故其象為渙奔而得其机占者得之

而能如其悔可亡如劉備帝室之胄中原無駐足之地而奔據巴蜀亦可悔矣然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可以粗安而因之復興漢室是悔亡其也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當危難之秋奔竄流離其志拳拳在於圖安九二渙奔而得其机是得其所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私於己三也志在濟時亦三也其象如何蓋陰柔不中正者氣質之偏志在濟時者志操之大如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謂其志不在小此可以觀六三之私與其志矣六三能渙其躬則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而悔可亡君得陽德當作時位乃與陰柔不中正不

杜背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言其志在天下國家也志在天下國家則不復顧其私矣所以能渙其躬也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朋黨有二有在廷臣工各相朋結為黨如唐所謂牛李之黨宋所謂洛黨朔黨者此一黨也有天下豪傑各相朋結為黨如春秋戰國之時天下諸侯各為朋黨以相侵伐漢唐之衰群雄並起割據土宇而為黨者此一黨也非有大才大位而心無偏繫不能渙其群六四居陰得正有其才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有其位矣下元應與無私繫矣有是三者故能天開日揭而廓清陰翳電掃風驅而削平厝亂是謂渙其群

也如漢光武如唐太宗爰除群盜趙普相宋太祖取蜀取江  
南可謂渙天下之群矣而在朝之朋黨未有能渙之者渙有  
丘是即上文而贊之蓋在朝之朋黨既散則公道合而為一  
天下之朋黨既散則天下合而為一故曰散小群而成大群  
使所散者聚而若丘若此信非常人之所可及故曰匪夷所  
思

六四以渙言群者何也凡內外之朋皆起於人心渙散之時  
若當國家盛時安得有此哉觀於漢唐宋之季世可見矣  
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是解元吉程傳曰稱元吉者謂其功德光大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九五陽剛中正有其德也五為君之尊位有其位也以是而

當渙之時故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以濟天下之渙夫天下  
之渙也常由於賦繁役重而民力竭刑苛法峻而民無所措  
其手足蒼生無所告命而起怨嗟至于窮極則土崩瓦解而  
不可收拾矣故當濟渙之任者必渙新民之大命救濟之大  
政或輕其賦役或者其刑罰如漢高入關與民約法三章唐  
高祖代隋與民約法十二條是能渙其大號者又必發倉廩  
以濟民窮出府庫以周貧乏如武王伐商發鉅橋之粟散鹿  
臺之財以周窮民及善人是散其王居者也如是則百姓悅  
服天下歸心天下之渙可合生民之難可濟矣是无咎也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象傳是節字須帶渙大號說言九五渙大號與王居而得无  
咎者由其正乎君人之位也苟無其位雖欲為而不可得矣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上九居渙極渙極則當合矣以陽居渙極則足以合渙矣故渙其血則去渙其逖則出占者如是則无咎也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遠害只是解血去逖出

三三

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澤上有水盈滿則流溢而出容受不得故曰其容有限節之象也此節大象之意彖傳說以行險亦節之象不知本義何故不取豈以彖傳只用以釋卦辭耶

陽多於陰是剛過於柔也剛過於柔則立已太峻人情不能堪用物太儉斯世不可行節之太過苦節之窮也陰多於陽

是柔過於剛也柔過於剛則放縱乎禮法之中而靡所拘檢放蕩於規矩之外而無所底止節之不及不節之嗟也卦體

三陰三陽是剛柔中分不過於剛不過於柔既不立已太峻用物太儉而至苦節之窮亦不放蕩無拘流蕩莫止而至不

節之嗟乃節之適中者也禮器曰管仲鏤簋朱絃山節藻梲

君子以為濫此不節之嗟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此苦節之凶也彖傳曰剛得中

言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是得中也本義只曰二五皆陽不曰得中蓋只言二五則得中之意在其中矣剛柔分節之

不偏剛得中亦節之中也但講時須有分別講剛柔分只當云不偏於剛不偏於柔剛柔適均這裏似難用無過不及之

意講得中方可用無過不及之意蓋天下之理不外一中加

之錙銖則為太過戒之錙銖則為不及若非中也就節而言若太拘束是為太過非中也稍無拘束是為不及亦非中也若剛過於柔是為苦節而過乎中柔過於剛是為不節而不及乎中

節固自有亨道况此卦之體剛柔中分而二五之剛各得其中又節之善而當得亨者故其占當得亨通夫節不外乎制行與用財二者而已制行有節則在邦必達在家必達矣用財有節則不傷財不害民矣是亨也夫節固可得亨苦節而至於太過則其節為苦矣苦節則違性情之正乖倫理之常物不能堪而勢不可行不可守以為常也凡事得中則其過中則苦調味用心制行莫不皆然其則吉苦則窮所以苦節不可貞也

彖曰節身剛柔分而剛得中

說見卦辭下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言苦節不可貞者蓋節至於苦則違性情之正乖倫理之常物不能堪而勢不可行矣故曰其道窮言其理必至於窮困也

此只據義理言於卦無取故本義口又以理言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不義云又以卦德卦體言之是言節與亨之義也此是總釋

卦與辭本義難分故不曰釋卦名辭只曰以卦德卦體言之

說以行險節也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節之亨也當位以位言

方與中止不相犯



言此卦之德下兌之德為說上坎之德為險以兌遇坎說以行險也夫說則喜進遇險則止是節之象也而此卦之體九五陽剛居尊當位以主節於上而所節者又得其中正是以可通行於天下此節之亨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天地之氣流行於兩間春極則轉而為夏夏極則轉而為秋秋極則轉而為冬稍過則止無少過差此天地之節也天地有節則春夏秋冬之四時於是乎成無節則無四時矣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

聖人在上知財用不可無節也舉國家百費之常而酌以義理之中稽一年所入之數以為一年經用之數必使諸費不越乎中制所出不浮其所入隨立制度以為之節焉如是則

經用有章其出有限府庫之財不為之傷矣府庫之財不傷則不復取之於民以足用而民亦不為之害矣故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程傳數多寡也愚謂數不出度之外數度謂多寡之法度也蓋法度之多寡皆有常數也

君子觀節之象以立節於天下也範圍百物以制其過斟酌多寡以為之法璣衡以齊七政土圭以測四方九品任官九兩繫民貢賦征徭之差車服采章之頒以至於權量之必審財用之必節大小輕重之際不容以毫髮差高下文質之間不容以纖毫紊此制數度以定萬用之限也至於人身之德行則商度可否以適其宜裁量過不及以求其中三綱五常

各盡其道動容周旋必中乎禮仕止久速之惟時辭受取與之合義自一身以及於萬事無象寡無小大皆必思之於心揆之於理不拂乎天不違乎人此則議德行以嚴一身之限也

澤上有水易卦之節制數度議德行人事之節蓋人所以體乎易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節之初未可以行宜節而止初以陽剛得正居之則能節而止故其象為不出戶庭占者如是吾見時止則止其道乃光知通知塞吾道不屈何咎之有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重在塞邊通是滯說象引曰在初九時則塞而未通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九二在初之上其時可行若非初九居節之初未可行也而失剛不正則暗於審時上无應與則无與為援故知節而不知通其象為不出門庭好從事而亟失時二之謂也其凶可知矣凶只在好從事而亟失時上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言失時之甚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陰柔不中正以當節時非能節者如用財則不能量入為出立身則不能謹言慎行是也占者如之吾見用財無節則財用為之傷立身無節則悔尤不能免其嗟必矣然事由已作過將誰歸无所歸咎也故象傳曰又誰咎此无咎與諸爻異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言无所歸咎也觀象傳可見

不節之嗟乃自致爾又誰咎也

六四安節耳

九五當位以節者也六四陰柔得正而承之則君作法於上  
臣守法於下制節謹度不敢縱逸和順從容無所勉強言乎  
德行則謹身脩行以臨其民而凡動容周旋皆中乎禮言乎  
數度則量入為出以節於用以至車馬宮室皆不過其制是  
其節之出於自然而安於節者也夫凡事能節固當得亨况  
節之安者乎占者如之吾見聲為律身為度巍然百姓之具  
瞻左規矩右準繩卓乎一世之儀表在彼無惡在此無射聲  
名以之而洋溢高而不危滿而不溢福履於是乎永綏其亨

為何如

亨與卦辭一般但此就大臣之節上說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九五主節於上而節之其六四柔順得正而承其道此所以  
安於節而無事乎勉強也

九五其節吉往有尚

九五當位以節而得中正節之其也節之其則不拂於古不  
戾於今合乎人情宜乎土俗如五味之其可以適口也占者  
如是吾見推之四海而皆準行之萬世而無弊故曰吉往有  
尚即彖傳所謂通也往有尚即吉  
中溪曰味之其人所嗜也味之苦人所不嗜也九五其於節  
而不苦於節故吉

象曰其節之吉居位中也

此釋其節之義言九五其象為其節其占得吉者由其所居之位在上體之中也中則无不正矣即彖傳中正以通在爻為中正在節為其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居節之極故為苦節雖正而不免於凶即卦辭苦節不可貞之意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能亡也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即彖傳其道窮意

三三巽下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孚者信之在中者也卦名中孚已有中字故本義只云孚者

信也不及中孚以一卦言二陰在內四陽在外中虛之象也以二體言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中實之象也就人事言心無私欲中虛也心皆天理中實也不是兩件事朱子曰一念之間中無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雲峯受信本質之說俱未是

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上下交孚也亦為孚義

豚魚吉利涉大川俱承中孚說來中孚至信也至信可以感

豚魚故益得中孚者能感豚魚則吉涉大川貴於能待故益得

中孚者涉大川則利物之難感者莫如豚魚若能感豚魚則

吉矣舜之格有象有苗是能感豚魚也中孚之卦木在水上

舟象也外實內虛亦舟象也故其利涉大川然本中孚來蓋

涉大川貴於能待此卦中孚既能待又有此二義所以待也

利貞就中孚說蓋中孚亦有不正者如胡雲峯謂盜賊相群男女相私士夫死黨小人出肺腑相示而遂背之是也故戒以利貞信及豚魚說得利貞涉川只能待便了說不得利貞○豚魚豕傳作二物本文無說象引似依程傳然謂豚是豚之雅者則可若豕人家喂養一呼即到又易感者難說難感補註河豚之說謬今定豚作雅豕魚作水中魚楊子江金山寺江中鼈魚僧人喂之熟一呼即到至今人盆中養金魚與之飯食即至可見信及豚魚也

豕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

說見卦辭下

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孚字兼上下說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上下交孚也如是

則近者悅遠者來舉天下皆信之美故曰乃化邦也說而巽就一國之民說化邦就天下說自近而遠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解豚魚吉言其信及於豚魚也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乘木即本義木在澤上之象舟虛即本義外實內虛之象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孚以利貞則所信者天理之公也不正則流於人欲之私矣謂之天理可乎厚齋馮氏曰誠者天之道也孚之正則應乎天此天是在人之天不可說是在天之天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至誠所感物無不受此風感水受所以為中孚之象也議獄

緩死則一念惻怛為民之意真有以入乎人心故曰中孚之意議獄緩死是獄囚當死矣猶慮有冤枉其間更加議讞而且緩其死庶幾得其冤枉而有可生處至求其生而不得然後致之刑是惻怛為民之意真有以入乎人心也故曰中孚之意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初九當中孚之初未有所王也上應六四居陰得正是可信之人也故聖人戒占者言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是為吾終身之所倚仗故吉若有他為則失其所度之正非但彼之心不樂乎我而吾所信之人亦不足為吾之倚仗是不得其所安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此與閔有家志未變畧相似為中孚之初初志未變故能度可信而信之若其志已變則有所偏繫不復能度信矣凡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九二以陽居陰九五在上與之為應其象為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所以然者蓋二以中孚之實而感乎五五以中孚之實而應乎二在二固願感乎五在五亦願應乎二兩箇中心都愛猶我有好爵吾與爾俱靡之所以鳴鶴子和相應如此也四句兩象上二句就鶴上取象下二句就好上取象下一義是上一義之所以然處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言鳴鶴在陰而其子和之本皆其中心之所願也即語錄兩箇都要這物事所以鶴鳴子和是兩箇中心都愛所以相應

如此之意即本義亦以中孚之實應之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陰柔不中正則性質无常居說之極則又無節而反其常與上九信之窮者相應則知信而不知變不足為吾之倚賴以我之無常應彼之不通故不能自主靡所定執或鼓而起或罷而止而作止之无常或泣而悲或歌而樂而哀樂之无常所為如此雖不言凶凶可知矣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此只就本文說遺了上應上九意蓋上九雖不足倚仗使三能自立亦不至作止哀樂之无常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月為臣象六四居陰得正臣德之盛也位近於君臣位之盛所謂寵絕百僚故為月幾望之象初九與巳為正應是其匹偶也夫位極人臣則趨附者衆自非匪躬殉國之臣鮮不耽於私交而沒公道者矣六四居陰得正故能絕其朋黨而一心於事上故其象又為馬匹亡夫人臣之義無私交上者能如四之馬匹亡則得人臣公尔忘私之義而无咎矣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言絕其朋類而上從於五也可謂匪躬之臣矣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九五中孚之實為中孚之主下應九二與之同德相信是其孚信之兩相攣固者也占者如是則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明良喜起之歌在於是矣何咎之有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正以德言即剛健中正也當以位言即居尊位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鷄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其不能登也必矣天下事有義理  
可為而時勢不足以付之不可復信也乃固執以為可信而  
必欲有為亦猶翰音非登天之物而登天也其不能濟必矣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言終必敗也象引曰宋襄之仁尾生之信皆不可長也

三三震下

小過言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此卦辭最難看象引尚未得其說愚反覆求之似得其旨觀  
者詳焉象引曰本義既過於陽可以亨矣蓋以義而言陰固

不可過陽以勢而言則既過於陽亦可以亨但其有妨於  
義也故隨戒以利貞揚此是以陰陽為君子小人以小過亨  
為小人過君子而亨以利貞為戒小人不可過於陽理  
似乎未通蓋易中無為小人謀者今日曰小人過而亨非為小  
人謀乎且曰利貞即下文可小事及大象行過乎恭等之意  
今謂戒小人之不可過陽則小人之不可過於陽處豈在於  
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耶依愚見所謂小過不當以  
人類言當以事類言大象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  
也觀大象本義曰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於小而不可  
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以甚過又曰彖所謂可小事而宜  
其意可見矣蓋曰小過亨者小事過而亨也曰利貞申戒  
占者之辭即小者過也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又是



申利貞之意亦即小者過也此卦辭與坤卦辭畧相似  
卦辭意謂此卦四陰在內陰多於陽小者過也既過於陽則  
收歛退縮之意多開張奮發之意少在已不失其能守凡事  
得遂其所求是固當得亨矣然小過時也占者必守其貞斯  
利矣何也此卦之體二五二爻皆以柔而得中三四二爻皆  
以剛失位而不中有可小事不可大事之象也又卦體內實  
外虛有飛鳥之象故占者可小事不可大事若遇飛鳥遺之  
音則不宜上宜下而大吉是皆守正之利也如獨立不懼選  
世无悶大事也不可也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小  
事也可也如行過乎傲喪過乎易用過乎奢上也不宜也如  
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下也宜也  
飛鳥遺之音本義曰能致飛鳥遺音之應此與中孚豚魚不

同中孚以德之感應言小過以占之應驗言如今六壬卦八  
明道多以應驗占得此意也

本義曰宜下而大吉亦不可大事之類觀此則宜下不可大  
事當有分別大象本義曰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而不可大  
事之意可過於小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即宜  
小之意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小者過釋卦名加一而字亨之意昭然矣猶遯亨曰遯而亨  
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小者之過時當然也故曰與時行天下自有這等時節在此  
卦陰多於陽是小過之時也

宗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此亦可解不可大事象傳不然者無亦以不可大事於剛失位不中其意為尤顯與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剛指九三九四三四之剛皆失其位而又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剛失位而不中想連小事亦不可但聖人不言爾

本義以三四為不中以九居四為失位明矣以九居三為失位未詳其肯象引曰卦惟二陽然下體之陽不居二而居三上體之陽不居五而居四皆失位蓋以此位為勢位也其說似通失位則權奪不中則善虧故不可大事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內實如鳥之身外虛如鳥之舒翼以飛故本義曰卦體內實

外虛如鳥之飛

飛鳥之象就卦體取飛鳥遺之音又自飛鳥之象取蓋卦有此象臨占之時必有此應驗乃與卦合也言卦有飛鳥之象故占者若遇飛鳥遺音之應則不宜上宜下而大吉蓋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有宜下之象占者必有其應則宜下而吉也所以然者蓋時當小過於下為順於上為逆上逆下順故宜下而大吉也飛鳥遺之音是就卦體取上逆下順是以事理斷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雷從地出則其聲大雷在山上其聲不下故曰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三句皆小事之過卦辭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皆是此理三者之過小者之過蓋曰行曰喪曰

用背小事也可過於小不可過於大言行可過乎恭過乎傲不可也喪可過乎哀過乎易不可也用可過乎儉過乎奢不可也可以小過而不可以大過言行過乎恭足恭不可也喪過乎哀哀之過而至於喪明不可也用過乎儉儉之過而至於豚肩不掩豆不可也

初六飛鳥以凶

飛鳥遺音其聲下而不上此爻只取飛鳥不取遺音鳥之飛上而不下故曰飛鳥以凶

初六陰柔則性躁不能固守以是而上應九四則志在從上恃勢自高而無屈身下已之意又君過時只管過極而無反已自省之功是上而不下者故其象為飛鳥而其占凶初六與大象正相反行只管傲喪只管易用只管奢以是而行焉

不取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言不可救藥也即自作孽不可活意如何者救解之意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故在小過之時過而不過祖妣君臣皆是象○六二柔順中正德之盛也以是而當小過之時故能過而不過聖人就其進不進上說道理言六二當小過之時不能無過然其德柔順中正雖過而不過焉何也二與五相應三與四非其正應也三四是陽祖之象也六五是陰妣之象也使其進而求遇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祖而反遇其妣也在人事是處強盛之勢而無凌迫之失過而不過也如止而不進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及其君遇其臣也在人事

是無陵迫之嫌守恭順之節亦過而不過也進不進皆過而  
不過故其占无咎  
過三四如何便遇六五蓋五其相應之位也進遇六五不進  
則不及六五矣不及六五則自守其分而已故曰不及其君  
遇其臣既曰祖妣又曰君臣者二五君臣之位二之所處者  
臣道也過三四而遇六五過而不過是也不及六五而自得  
其分其過安在此自卦名來六爻當小過之時皆有過也不  
及其君遇其臣則不過矣是亦過而不過也不及其君遇其  
臣與上過其祖遇其妣文對而意不對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言所以不及其君者以臣不可過其君也夫君臣之義與天  
地並毫髮之際不容僭差人臣而過其君不忠之尤也其可

乎此言君臣之義不粘爻義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不義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中此即大象行過乎恭等  
之意與程傳陰過陽失位之義不同九三以剛居正衆陰所  
欲害明其當過防也而九三不能自恃其剛不肯過為之備  
從或戕之所以取敗天下之事固有然者而予實身遭其禍  
始知聖人作易直人事龜鑑先儒謂為人臣子不可不知春  
秋愚亦謂為人臣子不可不知易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與初六象傳同言不可救藥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弗過遇之要只是无咎之意本義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即

上以剛處柔過乎恭之意程傳曰往去柔而以剛進也故有厲而當戒又恐其一切用柔而不知變故又戒以勿用未貞蒙引說好

在遇之處截上是因其處而善之也下是原其所性而戒之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上也

本義以剛處柔為過乎恭正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也今日位不當似與弗過於剛之意相反矣故本義謂爻象未明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六五以陰居尊才不稱其位也又當陰過之時過於恭讓也故不能有為其象為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六二在下居相應之位然兩爻皆陰理无相應五見自己不能有為而往求二

以共濟又為公弋取彼在穴之象兩陰相得其不能濟大事可知也

六五一爻不見有過高之義只是兩陰不能有為爾蒙引以陰居尊為太高而過似覺牽強蓋欲牽合象傳本義太高之意爾依愚見象傳密雲不雨已上也只是就密雲解如小畜密雲不雨上往也例意本義以太高解之似未得其旨當依程傳為是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陽降陰升合則和而成雨陰已在上雲雖密豈能成雨乎總是陰不能成六之意也程傳陰已在上言陽不降而陰進已在上也

原來陽氣下降陰氣上升遇陽壓下陰氣上往不得則下沛

而為雨陽氣不下降陰氣只管上往則不成雨小過之時陰多於陽陽氣不下降故陰氣只管上升而不雨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弗遇過之是弗合常理而過其常理飛鳥離之是象凶是占災眚正是凶上六陰柔則性躁居動體又居其上好動之極也以一卦言又為陰過之極亦過之極也故曰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

弗遇過之如用奢行傲之類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即本義過之已高而甚遠之義

三三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坎水在上離火在下水得火而成烹飪之功火得水而功有所施是各得其用也水火相交各得其用而事所由以濟故曰既濟六爻初陽二陰三陽四陰五陽上陰則陰居陰陽居陽各得其正天下之事所由以濟也故亦為既濟之象

既濟之時法度皆已脩舉而將至於廢壞教化皆已大行而將至於陵夷天下已治將至於亂故不得大亨僅得小亨小亨者小事之亨

如婚媾祭祀起居飲食無關於治亂之數者猶可以亨若禮樂刑政教化之屬關於治亂之故者不亨也若此者初吉終亂故也利貞者尊賢使能脩政明刑放鄭聲遠佞人罔矢法度罔淫于逸罔遊于田儆戒無虞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是也亦以初吉終亂故也故終之曰初吉終亂

卦辭若曰時當既濟不得大亨而僅得小亨又利於貞正所以然者治亂安危相為倚伏時乎既濟其初雖吉而終必亂矣所以小亨而又利貞本義解利貞只據理說不用彖傳意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小者亨小事亨也如所謂婚媾祭祀起居飲食無關於治亂之數者是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初九九三五皆以陽居陽是剛得其正而位當也六二六四上六皆以陰居陰是柔得其正而位當也剛得其正而位當者有剛善無剛惡所謂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是也柔得其正而位當者有柔善無柔惡所謂為慈為順為巽是也

初吉柔得中也

柔得中不過於柔也必能保其常故吉柔傳不取九五之陽剛而取六二之陰柔母亦以九五在上已過乎中六二在下始得其時爾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終止二字最有意思言於終而有止心所以致亂此其理當困窮也唐玄宗開元之治可謂盛矣而逸欲旋生卒致天寶之亂此其驗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時當既濟患所必有也不思其患而豫為之備則患立至矣故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此防患之大者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初九只就初上說道理於爻義無取

初九在既濟之初猶未至於亂正可戒謹之時也故聖人為之設戒曰當既濟者若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其心凜凜然將進而未進將行而未行若車將進而曳其輪狐將濟而濡其尾若然則身安而國家可保无咎之道也

曳其輪濡其尾是謹戒之象亦是自曳其輪自濡其尾故无咎若不出於已而曳輪濡尾則有咎矣孔子於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返合此義也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言當既濟而能戒謹理當得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陽剛中正之君不可謂無所

遇矣不幸而當既濟之時君人者狃治安而忽於任賢故二

雖有用世之才竟擯棄而不見用婦喪其茀之象也然中正

之道不可終廢雖不行於今將必行於後矣故為勿逐七日

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惟其中道故勿逐七日得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故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既濟而用剛高宗伐鬼方之象也此爻是實象如箕子之明

夷一般三年克之言一時未可責以成功也是戒占之意以

高宗之盛伐一鬼方猶必三年然後克然則人之於征伐其

可不慎哉用小人必至荼毒羣民如宋王全斌輩之伐蜀是



也故戒以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必三年然後克其勞師費財亦甚矣故曰憊也言疲倦也豈可已而故不已哉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六四當既濟之時以柔居柔慎之至也故能豫備而戒懼如舟之破漏而繻濕則有衣袽以塞之此先為備也終日戒承上言衣袽之備至於終日猶不懈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戒也

常恐禍患之至此四之所疑也故繻衣袽終日戒以防備之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東為陽西為陰九王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

得時故其象為東鄰殺牛反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即本義當文王與紂之事一句觀之亦可見爻辭是周公繫若是文王不應自言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此夫子解爻義言天下之事所貴者時東鄰雖殺牛要不如西鄰之得時也故實受其福隨解實受其福曰吉大來蓋盛稱六二之得時益以見失時之不可有為爾

上六濡其首厲

既濟之極終亂之時也險體之上危險之甚也使陽剛之才處此猶覺其難况上以陰處之乎故為狐涉水而濡其首則終不能濟矣厲是戒占之辭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言終喪亡也

三三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水火相為用如以烹飪言火以烹米而飲食之物出焉水得火而成功火得水而功有所施是水火之交各得其用也坎水在下離火在上則水不得火而無功火不得水而功亦無所施烹飪之功不可成矣故曰水火不交不相為用天下之事必同心協力始克有濟水火不交不相為用則不同心協力矣事焉攸濟貞固足以幹事六爻皆失其位是失其正矣事焉攸立故其卦為未濟

水火之交不但烹飪之水火人身亦有水火但此人事只當世道說未濟有終濟之理故亨若如小狐幾濟而濡其尾則

猶未濟也故无攸利亨占辭也小狐汔濟以下戒占之意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六五柔得中則能小心慎密以圖事幾而未濟者以濟矣故

亨本義不以六五解亨義乃知象傳柔得中特亨之一義爾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

言未出乎水中也是未能濟意

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不續終是對汔濟言謂始焉汔濟終也不濟是雖有其始不續其終也只是解濡其首无攸利象引不能慎終如始之說

似太深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象引曰分明是說始雖不濟終必濟也

易經

六爻初三五皆以柔居剛二四上皆以剛居柔雖不當位而為未濟然初柔與四剛相應二剛與五柔相應三柔與六剛相應剛柔相應相交為用則終於濟矣如衛靈公無道宜喪也而三賢為之用亦可以無喪唐代宗之昏暗宜不能濟太事也李晟郭子儀為之用亦可以戡亂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異物各居其所君子慎辨夫物之異使之各居其方所以體易也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異倫使之各盡其道辨趙錢孫李周吳鄭王之異姓使之各認其族辨公卿大夫之異爵使之各居其位辨農工商賈之異事使之各備其業辨日月星辰之纏度次舍分至啓閉之氣候早晚而定四有辨東西南北之異宜而分九州以至中國居四夷狄居外

驅虎豹象而遠之驅蛇龍而放之道似此之類不能悉數皆慎辨物居方之事也

水火異物各居其所不相混雜也辨物居方辨其異使各居其所亦不相混也水火異物各居其所者天地之辨物居方君子以辨物居方王者承天意以從事贊天地之化育也此題與未濟不甚貼說得相貼時又不通不

初六濡其尾吝

以陰則元能濟之才居下則無可振之勢當示濟之初又非可進之時以是才是勢而當是時則不能有濟如狐涉水而濡其尾吝之道也占者如是亦可羞矣

九三曳其輪貞吉

本義以九二應六五似不見得陵逼之嫌今人說作有陵逼

之嫌者蓋因曳其輪貞吉之句爾何也以二應五若無所嫌則聖人當許其進必無曳輪之戒矣今有曳輪之戒故知其應五處有陵逼之嫌而聖人因之致戒也

言以九二應六五有君臣之分然二剛五柔陵逼之嫌有不免者矣幸其居柔得中而不純任乎剛故能以理自裁自止而不進為曳其輪之象九二如此得為臣之正也占者能如二之貞則亦吉矣吉能保其祿位而無傾覆之禍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中以心言正以事言曳其輪二之正也由其得中故能行正程傳中重於正中無不正正不必中是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陰柔不中正才德俱劣也居未濟之時不足以濟故其占征

凶然以六三之柔乘九二之剛以虛乘實有所折之象居坎體之上將出乎坎水有濟川之象故其占為利涉大川

此爻最難看既曰征凶又曰利涉大川前後相反矣今為之說以征凶為濟事之占涉川為濟水之占於本義可以水浮不可陸走之說亦無不通劉氏蒙引俱云當作不利涉大川覺未是果如其說既曰未濟征凶則涉川亦在其中矣乃獨別起說何也且於不可陸走之說亦不通本義不由將出乎險而曰將出乎坎可見其為涉水之象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只是陰柔不中正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此爻最難看今人多以變化氣質為說然易為人事之占自

來無有此說者看來當就治道上說九四以陽居陰不正或  
所為乖其方或所遇非其時故不免有悔如太戊當商道之  
衰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七日大拱是以陽居陰不正而有悔  
也太戊聞於伊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歟太戊於是  
脩先王之法明養老之政早朝晏退問疾吊喪三日而祥桑  
枯死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商道復興是亦能勉  
而貞則吉而悔亡震用伐鬼方賞于大國也  
又如越王句踐兵敗於會稽是亦以陽居陰不正有悔也句  
踐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身請為臣妻請為妾吳許之句踐退  
而卧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而后滅吳亦震用伐鬼方  
三年有賞于大國之義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當不中悔之時其志未始不欲得吉而亡其悔也貞吉是悔  
亡則其志得遂矣故曰志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以六居五而非正是存之於心而施之事未免有不正也然  
為文明之主賦性聰明既有悔悟自新之美居中應剛虛心  
下賢又有間道效益之助故能舍惡趨善存心行事能得其  
正若然則君德脩治道成而吉於是乎在矣故无悔然以文  
明虛中之德而得賢之助豈但貞吉而已哉將見暢於四肢  
發於事業者其實德之流行初非聲音笑貌以偽為於外是  
為君子之光有孚也若然則君德極其盛治道極其成吉而  
又吉也爻辭純是占象在占中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本義云暉者光之散湏看光是如何光之散又是如何大抵就其體統言則曰光就其散殊言則曰暉非有二也禮樂文章昭布乎宇宙皆暉之所在實光之散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上九居未濟之極其時將濟以剛明居之其才又足以濟故不待有所作為惟誠心自信飲酒自樂以俟天命之至則未濟以濟矣故无咎然當有節不可縱樂而忘反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矣占者當以為戒也即本義自信自養觀之有孚于飲酒是二意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所謂知和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刊增訂的彙考經存疑卷之八終

